

人气畅销作家  
小布爱吃蛋挞  
继《初恋多关照》后

年度爆笑  
“错爱”甜文

# 每秒初吻

小布爱  
吃蛋挞

——著

人设崩不崩，全靠演技撑。演技不太够，还有甜吻凑！

装矜持的叛逆女王×假正经的精致“坏”医生 | “你的私人医生马上为你出诊。” “你喜欢什么样，我就变成什么样。”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每秒初吻

小布爱  
吃蛋挞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一秒初吻 / 小布爱吃蛋挞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594-1558-5

I . ①每… II . ①小…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5413 号

**书名** 每一秒初吻

**作者** 小布爱吃蛋挞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

**文字编辑** 狐小九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78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558-5

**定 价** 34.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2/  
**楔子**

/009/  
**第一章**  
“婚托”第一次相亲

/027/  
**第二章**  
想要什么慢慢说，都会给你的

/045/  
**第三章**  
你的私人医生随时为你出诊

/064/  
**第四章**  
和想象中不同的男朋友家一日游

---

/082/  
**第五章**  
你喜欢什么样，我就变成什么样

/102/  
**第六章**  
你过来，我给你看个宝贝

/121/  
**第七章**  
对不起，我可以笑吗

/141/  
**第八章**  
有本事骗他一辈子



CONTENTS

录

/161/

## 第九章

有人抢婚就让顾二去咬他

/181/

## 第十章

我们还有一百天就要结婚了

/201/

## 第十一章

这婚还结吗

/225/

## 第十二章

这是我们的新婚守则

/245/

## 第十三章

前男友和前女友根本不是一个物种

/268/

## 第十四章

嗯，我会一直爱你

/289/

## 完结章

他和她的婚礼

/295/

## 番外

顾二的世界



CONTENTS



世界那么大 / 偏偏遇见你





## · A ·

顾临的前女友结婚了，新郎当然不是他。

他觉得自己的心挺大，没想到前女友沈凌心的心更大，结个婚还给他发了请帖，这是要撺掇他抢婚还是怎么着？

顾临有个好兄弟，叫范思哲，范思哲的女朋友古今是沈凌心的表妹，沈凌心结婚让她当伴娘，她拉了范思哲去婚礼现场帮忙，于是所谓的好兄弟范思哲尽职尽责地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一次一个样。

第一次：“你去参加婚礼不许喝酒不许闹事啊！”

第二次：“算了，你还是别去了！”

第三次：“我想了想，人家都邀请你了，那肯定是想见着你的，估计看你不痛快了，她才能更痛快。既然是人家大婚的日子，你就让她痛快痛快吧。”

顾临沉默了半晌，最后哀求道：“哥们儿，念着咱们一起长大的情分，你做个好人行不行？别往我心口上插刀子了。”

范思哲不为所动，冷漠地回答：“明天我接你一起去，我得跟在你身边看好你。”

顾临叹气，说：“你们家古今安排给你的任务是吧？”

“对呀，我们家的！”范思哲骄傲地说。

“你画重点行吗？我要说的明明是……算了，你来接我吧。”

顾临挂了电话后心里挺不是滋味，明天他本来要上班，和同事换班就为了空出一天来参加沈凌心的婚礼。

家里的大狗似乎能感觉到顾临情绪的低落，慢悠悠地走到他面前转

着圈，咬自己的尾巴，结果闹得晕头转向，一头撞在沙发腿上，撞了个四脚朝天，龇牙咧嘴朝沙发狂吠，控诉它为什么撞自己。

顾临被逗笑了，拿了包鸡肉条，一根根喂它。他一边喂，一边轻轻抚摸着它的头，跟它谈心：“顾二啊，你爸又单身了。”

“汪！”大狗听不懂顾临说的什么，看那包鸡肉条已经吃完了，扭头就自己玩去了。

那绝情的背影跟沈凌心似的。

范思哲一大早就来接顾临了。顾临换了身帅气的西装，对着镜子喷发胶抓发型，想着挺用心的一段感情，今天算是真正画上句号了。

坐上范思哲的车，前往酒店，顾临一路上都没什么聊天的欲望。

范思哲大概是觉得车里太安静了，抬手打开广播，调到音乐频道，哀伤的歌声缓缓在车内流淌：“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却只为献礼，目送洁白纱裙路过，我对他说我愿意……”

“……”顾临瞥了范思哲一眼。

范思哲轻咳了一声，关了广播，播放车载音乐，都是些老歌。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而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顾临托着腮看范思哲：“是，你交女朋友了，你女朋友还正好是我前女友的表妹，那你也不至于往死里怼你兄弟吧？”

“真不是我想刺激你啊。”范思哲咧嘴笑了，“不过这歌真挺应景的。”

顾临扭头看窗外，不想搭理他了。

到了酒店，范思哲把车停好后给女朋友发了条信息汇报情况，之后就全程跟在顾临身边，喝水、聊天、上厕所，寸步不离。

顾临苦笑：“大哥，你去找你女朋友玩吧，真不用这么担心我。当年你前女友结婚了，你们可是有几年的感情啊，你也不过跟我在家喝了一晚上酒，我和她就几个月的感情，还能搞出个什么花样……”

欢快的音乐声响彻大厅，应该是婚礼马上要开始了。顾临皱眉，嫌弃地道：“沈凌心这什么品位啊，音乐整得跟进了溜冰场似的。”

范思哲瞪他一眼：“别想整幺蛾子。”

顾临半眯着眼不耐烦地点头，说：“知道，知道。”

婚礼在司仪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娘子穿着长长的鱼尾裙婚纱，头上戴着闪闪的钻石头冠，看起来漂亮极了。顾临就坐在T型台

下面的桌子旁，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从台上走过时，他一仰头看见新娘微笑的脸，瓜子就有些嗑不下去了。

他什么事都没干，老老实实地看着一对新人对着彼此说“我愿意”，看着他们交换戒指、互相亲吻，木然地跟着身边的人一起鼓掌。

他跟沈凌心谈了几个月的恋爱，笑过、哭过、吵过、闹过，却从来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么耀眼。都说女人结婚这天最美，这话不假。

婚宴结束以后，范思哲送他回家。顾临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他跟范思哲说：“突然觉得特没劲儿，我也老大不小了，要不然找个人结婚吧？”

范思哲不相信他的鬼话：“也没喝多少酒，怎么说醉话呢？”

顾临却觉得自己心血来潮的念头挺靠谱，说：“看着人家结婚，我有点儿羡慕。回去我就把信息挂相亲网站上去，再不玩了，找个老实人安安分分地过日子。”

范思哲压根不信他的话：“老实人是扒你家祖坟了还是骂你家先人了？你想换个新鲜口味就要祸害老实人？”

顾临被骂得哑口无言，觉得在范思哲眼里自己品行太差，就不跟这个老古董发誓赌咒了，反正他也不会信的。

回到家，推开热情往身上扑的顾二，顾临带着些酒意打开电脑找了个挺有名的婚恋网站，填了一堆个人信息，上传了一张证件照，这才心情舒畅地去洗澡睡觉。

婚恋网站靠不靠谱不确定，但是绝对够热情，把他列为优质会员不说，还每周都给他推荐相亲对象。顾临不觉得烦，只是他最近工作忙，懒得出去应酬。

直到两个月后在范思哲那里又受了刺激，顾临看了下时间安排，才答应了网站红娘，说可以跟女方见个面。

红娘很快就把女方的资料传了过来，速配报告上一个显眼的“99分天作之合”的印章体非常醒目，看着跟江湖骗子似的。

顾临按着鼠标往下滑：王苗，二十七岁，任职于某知名外语辅导机构，法语专业，有车有房有户口，缺对象。

他再看照片，也是张证件照，证件照都这么好看，本人应该丑不到哪里去。顾临有些怀疑：条件这么好，真不是婚托？

王苗最近很头疼，她妈简直像是被下了降头，逢人就问“你家有合适的小伙子没”。

老太太催婚的时间也不短了，准确地说，王苗二十五岁生日刚过，噩梦就开始了。王苗她妈的说法是，男人年纪越大，阅历就越丰富，人也越成熟；女人不一样，女人年纪越大，挑对象的标准就只能放低。

还有一句话，也是王苗她妈常挂在嘴边的：“咱们钮祜禄氏的姑娘哪有二十五岁还没嫁出去的？”

晚饭的时候王苗她妈又老话重提，王苗还没说什么呢，小侄女王希雯就替她怼上了：“奶奶，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您可醒醒吧！”

王苗“扑哧”笑出来，又迅速地板着脸教训王希雯：“雯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她背过脸却是朝着王希雯比了个大拇指。

吃完饭王希雯回屋做作业，王苗遵照她妈的指示切了个果盘给侄女送去，一进门就看见王希雯飞快地把什么书塞进书包里。

“是我，甭怕。”王苗把果盘放在桌子上，敲敲侄女的脑袋，“是不是看什么不该看的了？”

王希雯“嘿嘿”笑，拿起苹果咬了一口，说：“奶奶是不是更年期到了啊？脾气暴得很。”

“别转移话题，你马上就高三了，学习上得抓紧。”王苗严肃起来还挺能唬人，不过王希雯打小在奶奶家住着，一点儿都不怕自己的小姑娘。

她还像模像样地演起来：“实在学不好又找不到工作，我还可以去继承皇位嘛！”

王苗一巴掌拍在她后脑勺上，说：“别贫了，赶紧写作业！”

王希雯朝她做了个鬼脸，慢腾腾地拿起笔来做数学题，王苗看了一会儿才轻轻地退了出去。

客厅里，老太太正戴着老花镜拿着平板电脑看相亲网站，见着王苗又要唠叨，吓得王苗说了声“要备课”就跑回屋里闷着去了。

王苗她妈姓钮，祖上是满族大姓钮祜禄氏，王苗她爸也是满族，新中国成立前姓爱新觉罗。自打王苗学了点儿历史，就总担心爸妈哪天忽然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

好在王爸一直低调做人，钮妈也是这两年催她结婚时嘴里才会忽然蹦出来一句“钮祜禄氏的姑娘如何如何”。

王苗坐在床边往脚上涂指甲油，耳朵和肩膀之间夹着手机听电话。电话那边是好友陶陶，问她晚上出不出去玩。

“‘太后’在家呢，去不了。”王苗抖了抖涂好指甲油的脚，换另一只脚，“明天吧，我下午去你家。”

“明儿也成，明天不是大斌生日吗，我多叫几个人，咱们一起聚聚啊。”

王苗没什么兴致地“嗯”了一声，转头拿出个十八寸的小拉杆箱，往里装化妆品和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跟她妈成天念叨有关系，她现在还真觉得自己上年纪了，前几次跟朋友去夜店玩也没什么兴致，看到那些漂亮水嫩的小姑娘被男人们围着献殷勤就觉得无聊。掐指一算，她好像有快一年没谈恋爱了，上个对象还是她法语班的一个学员，青年才俊，追了她快两个月她才同意，结果好了没多久就有一姑娘找上门来，自称是那才俊的正牌女友。两人深入交流了一番，一查发现才俊还勾搭着别的小姑娘，于是联手把才俊打了一顿。

找她的那姑娘就是陶陶。

第二天下午，王苗拖着箱子跟“太后”也就是她妈告别，说是要去外地，有个招生讲座。她经常出差，她妈也没怀疑，嘱咐她路上注意安全，顺带告诉她一个好消息：“红娘给你配对的那个相亲对象这周末有空，想跟你见个面。资料我都看过了，是个医生，长得也挺周正的。”

王苗皱眉，使出拖字诀：“我赶飞机，先走了，回头再说。”

她打车直奔陶陶家，陶陶正在打扫卫生，一见到她就挤眉弄眼地拉着她进屋吐槽那个网红室友：“她简直邋遢得要死，你是没见到她那张公主床，恶心死了，什么饭盒、脏衣服、烟头，她都往床上扔！”

王苗食指放在唇上，提醒她小点儿声：“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不用，客厅我打扫好了，她简直是个掉毛狗，客厅、浴室全是她的头发！”陶陶说起室友就烦得不行，“房东也烦她，还说让我帮着找个新房客，哎，要不你搬过来和我住啊！”

王苗何尝不想出来住，在家里一点儿自由都没有，她无奈地说：“太后不准。”钮妈的控制欲特别强，从小就拘着王苗，除了王苗在国外留学的那两年管不着，剩下的时间恨不得拿绳把她拴在身边。

陶陶又絮叨着说了不少网红室友的坏话，这才跟王苗一起把自己收

拾妥当出了门。

王苗在车上颇为认真地跟陶陶说：“我觉得现在这样挺没劲的，我打算听我妈的去相亲看看。”

“得了吧，相亲能有什么靠谱的人啊，你想想，那得穷成啥样丑成啥样的男的才会找不到对象要去相亲啊？”

“也可能是人家要求高呢？”

“那你就能把自己当明码标价的大白菜似的让人家去挑啊？我看我们小区那些老头老大搞的相亲会，都跟逛菜市场似的，嫌弃这个嫌弃那个的。”

听陶陶这么一说，王苗觉得也有些道理，暂时歇了相亲的心。过了会儿，她觉得睫毛没粘好，拿出手机开了前置摄像头，整理睫毛，赫然看见自己眼角浅浅的纹路，连忙拿近了手机仔细看了会儿，唉，大概是这几天没休息好，化了妆也能看出来没什么精神。

王苗烦躁地退出程序，打开了美颜相机。嗯，这才是她想要的样子。

大斌过生日，他们几个朋友在酒吧订了个包间，但是包间根本没门，只是拿帘子遮着的半封闭大卡座而已。陶陶去舞池里跳舞了，那些朋友大声地聊着天喝着酒，王苗拿了瓶调味酒坐在角落里玩手机，看到自己以前的同学不是秀恩爱就是晒娃，偶尔说说猫或狗的趣事。反正都有伴。

王苗看向那些摇头晃脑、纵情大笑的朋友，他们算她的伴吗？

玩闹了好一阵子，大斌作为寿星，许愿，吹蜡烛，切蛋糕，大家纷纷送礼物，王苗送了个男士钱包，陶陶好像是送了张健身年卡。大斌不干了，非说是陶陶办了卡不乐意去就把卡送给了他。

王苗笑着喝了口酒，说大斌还真说对了。

陶陶求饶，并问大斌想要什么礼物，回头补给他。大斌张嘴就说要陶陶亲一口，说着还侧过脸去，准备让人亲。众人都起哄叫好，陶陶几乎没有犹豫，凑上去就亲了一口，其他人都笑，王苗也跟着笑。

笑完，她又觉得他们真无聊。

中途去洗手间补妆，在走廊过道里看见一个人背影挺像陶陶，王苗想绕道走开，不小心瞥见了和陶陶抱着亲吻的那个人是大斌，她装作没看见，从他们身后绕过去了。

她对着镜子涂口红，想着陶陶跟大斌是早有火花还是今晚忽然来电，

想着想着感觉怎么样都跟自己没关系，心里又有些唏嘘。她是不是也应该找个男朋友了？太久没谈恋爱，居然看见人家亲个嘴都有些羡慕。

一夜宿醉，隔天睡到中午才起，陶陶昨晚还算仗义，没丢下王苗，清早跟她一起回了家。

王苗把地上那条吊带裙捡起来扔进拉杆箱里，换上衬衣和西装裙，去洗手间洗漱。

刚出卧室就遇上了陶陶的网红室友，再浓的妆也掩不住她那疲惫得要命的眼神，王苗抬手跟她打了个招呼。洗漱的时候，王苗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就吓了一跳。早上回来的时候太累，没卸妆就睡了，结果假睫毛只剩一片，另一片不知道去哪里了，眼线也花成了烟熏妆，鼻头上还冒了个硕大的痘痘。

王苗心里只剩一个念头：真是上年纪了……

下午她又补了个觉，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一开门就看见钮妈坐在沙发上打盹，电视机里还在播着狗血电视剧，恶婆婆虐待儿媳什么的。

听到门响，钮妈惊了一下，坐直身子，说：“回来了啊，吃饭没？给你留了饭，没吃就热热。”

王苗心里一酸，觉得她妈开始显老态了，看个电视都能睡着。她应了一声“还没”，把箱子放回屋里，换了件衣服出来吃饭。

钮妈坐在她身边，拿着平板电脑给她看那个什么网站推荐的对象。王苗有一搭没一搭地听她妈说着，一转头看见了屏幕上男人的照片，觉得有些眼熟。

又看了看资料，她想起来这人就是上次那个在百人相亲大会上跟“优质女神”牵手成功的医生。当时她就好奇那个医生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来参加这种活动，现在看来果然是跟网站一伙的。

钮妈看王苗一直盯着那个医生的照片，以为她相中了，不由得有些高兴，说：“约的周六下午，你好好打扮一下，不用急着回来，一起看看电影，吃吃晚饭，多了解一下。”

“好。”王苗在她妈面前惯常都很顺从。

她倒要去问问这个顾医生：知不知道多少待嫁女还有待嫁女的妈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相亲网站上，想找个“优质对象”，你们这些婚托为了赚钱假装跟会员相亲，良心不会痛吗？



· A ·

顾临见王苗的第一眼就感觉不错。

说一见钟情太夸张，但小火花还是有的。

范思哲曾经说他多情也薄情，可以轻易喜欢上一个人，转头又能轻易喜欢上别人。他觉得自己只是比较善于发现女性的优点，反正在他眼里，所有女性都挺可爱的。

范思哲前几天还给他打电话秀恩爱，最后还要骂他两句：“你这种人，苟延残喘，少一个也算是为民除害。”

顾临端坐在沙发椅上，端起杯子喝了口绿茶，瞧着对面的女人，看像不像是能为民除害的。

他还没找好话题，王苗已经开始一脸正气地质问他：“你真的是医生？副主任医师？有这么年轻就评副高级职称的吗？”

顾临笑了下：“今年刚评的，见识少、资历浅，还要跟前辈们多学习。”

王苗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显然还是不信。

顾临双手交叉放在腿上，说：“王老师有话直说，咱们头回见面，互相多了解了解。”

王苗似乎对那声“王老师”的称呼有些不适应，说：“您就叫我小王吧。”

顾临差点儿笑出来。王苗又强调：“叫我小王。”

“行，小王。”顾临点点头，“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王苗从果盘里挑了个小金橘，拿小叉子挑破个口子，指甲修剪齐整的手指灵巧地把金橘的皮剥了扔进茶水里。她说：“顾医生，您跟相亲

网站是怎么分成的？看您一份资料要十元，约您出来却不用花钱，是不是还憋着后招要钱呢？”

“不知道。”顾临的视线从她手指上移开，老老实实道，“我注册账号的时候购买了个VIP，看资料不用花钱。”

两人就相亲网站的赢利模式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得出谁都没赚着钱的结论。

“您的资料挂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让网站当活招牌，真不给您提成？那您一个月得相多少姑娘啊？”王苗还是有些怀疑。

顾临真不知道自己当了“头牌”的事，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你是我第一个相亲对象。”

王苗抿了下嘴，说：“上次百人相亲大会我也参加了。”

她这么一说，顾临立马反应过来。那是他刚注册会员的第一周，网站组织了一次相亲大会，采用的是十分钟一换桌的形式，都没深入交流，基本就是看看脸。

“我们聊过吗？”顾临觉得如果他俩见过，应该有印象，但也拿不准，不知是不是自己记性不好。

“没，咱们没同桌。不过那天选出来的气质女神最后连一个追求者的花都没要，单挑了你上台。”王苗解释了一句。

“哦。”顾临恍然大悟，“嗨，那是我同学，她一个都没看上，就拉我当了挡箭牌。”

王苗说的是顾临的高中同学方晴，顾临那天碰见方晴也挺诧异的，方晴就悄声跟他说自己是网站老板的朋友，来撑场子的。所以那天她穿了件礼服，妆也化得比较浓，确实很惹眼。

顾临想说方晴是个托儿，有黑幕才当选了最受欢迎女嘉宾，不然在他看来，方晴肯定比不过王苗。可是他又觉得这话说出来不合适，虽然他油腔滑调惯了，但是王苗这样一板一眼地跟他算网站收入的人，应该是个不喜欢被开玩笑的。

关键是，他不记得王苗在相亲大会上是什么样子了。

两人一时都没说话，王苗把那颗小金橘的果肉吃掉了，拿纸巾擦了擦手，歪了下头，说：“所以你不是托儿？”

顾临觉得这姑娘怪可爱的，就算他真是托儿也不可能告诉她啊。

但他还是很郑重地点了点头，说：“你每次出来见面都要向你的相

亲对象反复确认这件事吗？”

“那倒没有，我第一次相亲。”王苗真诚地夸了一句，“你条件太好了，没有女朋友很奇怪。”

顾临的注意力集中在她前半句上，几不可见地笑了下，说：“我听人说相亲这种事，都是越相越不中意，往往第一个相亲对象才是最靠谱的那个。”

王苗把耳边的头发往后理了理，说：“那我们以后可以常联系。”

顾临以为人家没看上自己，说：“你今天有事吗？我还订了餐厅想请你吃个晚饭来着。”

“吃呀，我没事。”王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只是说我们以后可以继续联系。”

顾临喜欢她这种爽快又带着几分腼腆的性子，猜她应该是那种站上讲台落落大方，生活中却文静优雅的女人。

“你平时工作忙吗？也有寒暑假吗？”顾临只记得她是法语老师，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我们没有寒暑假的，我工作是一周四天，有时候需要去外地招生，假期可能还有集训班要忙。”

“也对，学生放寒暑假才有时间上这些辅导班。”

“我教的是成人班，学生都是已经工作了的。”

顾临闻言忙“哦”了一声，说：“教大人好，小孩子太调皮了，不好管教。”

王苗很赞同，点头道：“也怕教不好小朋友，耽误了他们。”

“你太谦虚了，一看你就是又耐心又细心的那种老师。”

“我以前教过一期初中班，小朋友都挺可爱的。”

顾临看她似乎挺喜欢小孩，猜她一定会很喜欢猫猫狗狗的。他说起自家的顾二来：“我养了只大狗，是个串儿，样子比较像哈士奇，挺逗的。”

他说完就看见王苗似乎脸色僵了一下，以为她不喜欢狗。

她神情垮掉，说：“我小时候被大狗咬过，我害怕狗。”

“没事，我家狗可乖了，你手塞它嘴里，它都不会咬你。”顾临见过不少人撒娇，但是像王苗这样以一本正经的语气和躲闪的眼神来表示害怕的女人，他很少见。

他忽然醒悟，明白自己以前的恋爱为什么谈不长久。

原来，他真正喜欢的是这种“良家妇女”型啊！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各自的职业和生活日常，从茶座转移到西餐厅，虽然不是相见恨晚地说个不停，但也一直有话说，没冷场。

吃晚饭时天还亮着，吃完了却见天空黑压压的，像是要下雨。

两人之前一直在商场里，这会儿看天气不好便不再多待。

顾临问王苗怎么来的，王苗说是开车，又问顾临怎么来的。

“我家离这儿不远，打车来的。”

王苗便说：“那我送你回去吧？这会儿估计不好打车。”

她这么直爽，顾临也不好拒绝，道了声谢便跟着她一起去了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里静悄悄的，偶尔有车子路过减速带发出声响。王苗在前头带路，顾临跟在后面，他腿长，慢慢走也能跟上她的步子。

吃饭的时候王苗把长发在脑后绾了个髻，顾临走在后面便可以看见她白皙的后颈，还有小巧的耳朵。

他比了一下，发现她身高大概到自己下巴的位置，又低头看了眼她穿的鞋子，抬着的手往下降了几厘米。

走着走着，王苗像察觉到了什么一般，突然回头看他，疑惑地问：“怎么了？”

顾临放在胸前的胳膊抡了个大圈落下去，装作伸懒腰的样子：“最近手术太多，刚才觉得肩膀不太舒服。”

王苗捂着嘴笑，笑了一会儿才说：“我妈之前也是肩膀不舒服，去跳了两个月广场舞，说是腰不酸腿不疼了，一口气能爬六层楼呢，要不你也去试试？”

顾临看着她笑得弯弯的眼睛，还有狡黠的神态，心里一动。

他没说话，王苗就不笑了，又瞧了他一眼，开了车锁，坐上驾驶座。

顾临自觉地坐到副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后往手机里输了自己的地址，给王苗导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车技不太好，王苗开车的时候很专注，一句话都没跟顾临聊。顾临怕她一说话就不能好好开车，也就没打扰她。

车子开到顾临家楼下，他想请她上去喝口水，又觉得这样显得太轻浮，于是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要看看顾二吗？”